

萍洲可談
石林燕語（一）



石林燕語
一

葉夢得撰

中華書局

石林燕語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稗海及
唐宋叢書皆收有此書唐宋
節本僅一卷稗海本十卷故
據以排印

石林燕語卷之一

宋 葉夢得撰

太祖皇帝微時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。香案有竹杯筴。因取以占已之名位。以一俯一仰爲聖筴。自小校而上。至節度使。一一擲之。皆不應。忽曰。過是則爲天子乎。一擲而得聖筴。天命豈不素定矣哉。晏元憲爲留守。題廟中詩。所謂庚庚大橫兆。聲欸如有聞。蓋記是也。

太祖英武大度。初取僭僞諸國。皆無甚難之意。將伐蜀。命建第五百間於右掖門之前。下臨汴水。曰。吾聞孟昶族屬多。無使有不足。昶既俘。卽以賜之。召李煜入朝。復命作禮賢宅於州南。略與昶等嘗親幸視役。以煜江南嘉山水。令大作園池。導惠民河水注之。會煜稱疾。錢俶先請覲。卽以賜俶。二居壯麗。制度略侔宮室。是時諸國皆知在掌握間矣。煜居後爲尙書都省。俶居至錢思公惟演。亦歸有司。以爲冀公宮。錫慶院。今太學其故地也。

漢凡王宮。皆曰禁中。後以元后父名禁。遂改禁爲省。唐以前。天子之命。通稱詔。武后名照。遂改詔爲制。肅代後。集賢院有待制之名。卽漢東方朔之徒。所謂待詔金馬門者也。京師大內。梁氏建國。止以爲建昌宮。本唐宣武節度治所。未暇增大也。後唐莊宗遷洛。復廢以爲宣軍。晉天福中。因高祖臨幸。更號大寧宮。今新城是也。其增展外羅城。蓋周世宗始爲之。

太祖建隆初。以大內制度艸創。乃詔岡洛陽宮殿。展皇城東北隅。以鐵騎都尉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。按圖營建。初命懷義等。凡諸門與殿。須相望。無得輒差。故垂拱。福寧。柔義。清居四殿正重。而左右掖與昇龍。銀臺等諸門皆然。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。宮成。太祖坐福寧寢殿。令闕門前後。召近臣入觀。諭曰。我心端正如此。有少偏曲處。汝曹必見之矣。羣臣皆再拜。後雖嘗經火。屢脩。率不敢易其故處矣。

太宗卽位。尊孝章皇后爲開寶皇后。移居東宮。而不建名。真宗尊明德太后。始名所居殿曰嘉慶。後中書門下請爲皇太后建宮立名。于是詔築宮曰萬安。明肅太后旣臨朝。不築宮。止名所居殿曰曾慶。明肅上仙。遺詔進太妃楊氏爲皇太后。乃名所居爲保慶。號保慶太后。訖治平。慈聖宮曰慈壽。元祐宣仁宮曰崇慶。建中欽聖宮曰慈德。皆遵用萬安故事也。崇寧初。元符太后宮稱崇恩。蓋進太后。故禮加于開寶云。

崇政殿卽舊講武殿。惟國忌前一日。及軍頭司引見。呈試武藝人。吏部引改官人。卽常朝退。少頃。以衫帽再坐。忌前則服澹黃衫皂帶。自延和殿出。降階由庭中步至。不乘輦。遇雨。然後行西廊。皆祖宗之舊也。從官獨二史人入侍。舊制不甚大。崇寧初。始徙向後數十步。因增舊制。發舊基。正中得玉斧。大七八寸。玉色如截肪。兩旁碾波濤戲龍。文如屈髻。制作極工妙。余爲左史時。每見之。蓋古殿其下必有寶器爲之鎮。今乘輿行幸。最近駕前所持玉斧是也。

東華門直北。有東向門。西與內東門相直。俗謂之謬門。而無勝。張平子東京賦所謂謬門曲榭者也。薛綜

注。詔。曲屈斜行。依城池爲道。集韻。詔字或作移。以爲宮室相連之稱。今循東華門牆而北轉。東面爲北門。亦可謂斜行依牆矣。凡宮禁之言。相承必皆有自也。

啓聖禪院。太宗降誕之地。太平興國中。旣建爲寺。以奉太宗神御。太祖降誕於西京山子營。久失其處。眞宗朝。嘗遣人訪之。或以驍勝營旁馬廐隙地有二岡隱起爲是。復卽其地建應天禪院。以奉太祖天聖中。明肅欲置眞宗神御其間。而難于遣太宗。因以殿後齋宮竝置二殿。曰三聖殿。慶曆中。始名太祖殿。曰興先。太宗曰帝華。眞宗曰昭考。

瓊林苑。金明池。宜春苑。玉津園。謂之四園。瓊林苑。乾德中置。太平興國中。復鑿金明池於苑北。導金水河水注之。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。因爲水嬉。宜春院。本秦悼王園。因以皇城宜春苑爲富國倉。遂遷于此。玉津園。則五代之舊也。今惟瓊林。金明。最盛。歲以二月開。命士庶縱觀。謂之開池。至上巳。車駕臨幸畢。卽閉。歲賜二府從官燕。及進士聞喜燕。皆在其間。金明水戰不復習。而諸軍猶爲鬼神戲。謂之旱教。玉津半以種麥。每仲夏。駕幸觀刈麥。自仁宗後。亦不復講矣。惟契丹賜射爲故事。宜春俗但稱庶人園。以秦王故也。荒廢殆不復治。祖宗不崇園池之觀。前代未有也。

太祖嘗問趙中令。禮何以男子跪拜。而嬪人不跪。趙不能對。詢徧禮官。皆無知者。王貽孫。祁公溥之子也。爲言古詩長跪問故夫。卽嬪人亦跪也。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跪。因以太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爲證。趙大嘗。天聖初。明肅太后垂簾。欲被袞冕。親祠南郊。大臣爭莫能得。薛尚肅公問。卽服袞冕。陛下

當爲男子拜乎。嬪人拜乎。議遂格。禮九拜。雖男子亦不跪。貽孫之言蓋陋矣。問肅亦適幸其言偶中。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密啓者。則亦無及矣。然天下至今服問肅之抗論也。

母后加諡。自東漢始。本朝后諡。初止二字。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。特加四字。至元豐中。慶壽太皇太后上仙。章子厚爲諡議。請于朝。詔以太后功德盛大。四字猶懼未盡。始仍故事。遂諡慈聖光獻。自是宣仁聖烈。與欽聖憲肅。皆四字云。

熙寧末年旱。詔議改元。執政初擬大成。神宗曰。不可。成字于文一人負戈。繼又擬豐亨。復曰。不可。亨字爲子不成。惟豐字可用。改元豐。

范魯公質。王祁公溥。皆周朝舊相。太祖受禪時。質年四十四。溥四十二。在位俱二年。質罷八年薨。溥二十年薨。雍容禪代之際。疑間不生。雖二人各有賢德。然太祖保全大臣。亦前代所未有也。質性本褊急。好面折人過。然以廉介自居。未嘗營生事。四方饋獻皆不納。太宗嘗論前宰相。以質循規矩。慎名器。持廉節爲稱。溥寬厚。喜薦導後進。罷相時。其父尙無恙。猶常執子弟之禮不廢。貽永尙太宗女。乃其子也。

張伯玉。皇祐間爲侍御史。時陳恭公當國。伯玉首言天下未治。未得真相故也。由是忤恭公。仁宗時。睿恭公厚。不得已出。伯玉知太平州。然亦惜其去。密使小黃門諭旨勞之曰。聞卿貧。無慮。朕當爲卿治裝。翼日。中旨三司賜錢五萬。恭公猶執以爲無例。上曰。吾業已許之矣。卒賜之。祖宗愛惜財用如此。又見所以獎勵言官之意也。

明肅太后上徽號。初欲御天聖殿。卽今大慶也。王沂公爭之。乃改御文德殿。元祐初。宣仁太后受冊。有司援文德故事爲請。宣仁不許。令學士院降詔。蘇子瞻當制。頗斥天聖之制。猶以御文德爲非。是旣進本。宣仁批出曰。如此。是彰先姑之失。可別作一意。但言吾德薄。不敢比方前人。聞者無不畏服。是歲冊禮。止御崇政殿。

韓魏公爲英宗山陵使。是時兩宮嘗爲近侍姦人所間。一日侵夜。忽有中使持簾帷御封至。魏公持之久不發。忽自起赴燭焚之。使者驚慙曰。有事當別論奏。安可輒焚御筆。公曰。此某事。非使人之罪也。歸但以此奏知。卒焚之。有頃。外傳有中使再至。公亟出迎問。故曰。得旨追前使人。取御封。公曰。不發焚之矣。二使歸報。慈聖太后歎息曰。韓琦終見事遠。有斷。

大遼國信書式。前稱月日。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遼國徽號皇帝闕下。入辭。次具使副全銜。稱今差某官充某事國信使副。有少禮物。且諸別幅。本書陳賀不宣。謹白。其辭率不過八句。回書其前式同。後具所來使銜。稱某官等回。專奉書陳謝不宣。謹白。不具副使銜。辭亦不過八句。元祐間。宣仁太后臨朝。別遣太后使副以皇帝書達意。式皆如前。但云今差某官充太皇太后某使爾。賀書亦如之。

元祐垂簾。呂司空晦叔當國。元日。欲率羣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。行慶會稱賀之禮。宣仁謙避不從。止令候皇帝御殿。禮畢。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。蘇子容當制。作手詔云。顧惟菲涼。豈敢比隆于先后。其在典法。亦當幾合於前規。是歲進春帖子。其一篇云。上壽春朝近外廷。詔恩不許會公卿。卽時二史

書謙德。只使羣官進姓名。

國朝典禮。初循用唐開元禮。舊書一百五十卷。太祖開寶中。始命劉溫叟。盧多遜。扈蒙三人。補綴遺逸。通以今事。爲開寶通禮二百卷。又義纂一百卷。以發明其旨。且依開元禮。設科取士。嘉祐初。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。復請續編。以姚闢。蘇洵掌其事。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。議者病其太簡。元豐中。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。及近歲詳定禮文。分有司儀注沿革爲三門。爲元豐新禮。不及行。至大觀中。始脩之。鄭達夫主其事。然時無知禮舊人。書成。頗多牴牾。後亦廢。

士大夫家廟。自唐以後。不復講。慶曆元年。郊祀赦。聽文武官皆立廟。然朝廷未嘗討論立爲制度。無所遵守。故久之不克行。皇祐二年。初祀明堂。宋莒公爲相。乃始請下禮官定議。于是請平章事以上。立四廟。東宮少保以上。立三廟。而其詳皆不盡見。文潞公爲平章事。首請立廟于洛。終無所考據。不敢輕作。至和前。知長安。因得唐杜佑舊廟于曲江。猶是當時舊制。一堂四室。旁爲兩翼。嘉祐初。遂倣爲之。兩廡之前。又加以門。以其東廡藏祭器。西廡藏家牒。祔在中門之右。省牲展饌滌濯等。在中門之左。別爲外門。置庖廚于中門外之東南。堂中分四室。用荀荀安昌公故事。作神板而不爲主。唐周元陽祀錄。以元日。寒食。秋分。冬至。爲四時祭之節。前祭皆一日致齋。在洛則以是祭。或在他處。則奉神板自隨。倣古諸侯載遷主之義。公元豐間。始致仕歸洛。前此在洛無幾。則廟不免猶虛設。乃知古今異制。終不可盡行也。

父沒稱皇考。于禮本無見。王制言天子五廟。曰考廟。王考廟。皇考廟。顯考廟。祖考廟。則皇考者。曾祖之稱也。自屈原離騷稱朕皇考曰伯庸。則以皇考爲父。故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祔廟文。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。後世遂因不改。漢議宣帝父稱。蔡義初請諡爲悼。曰悼太子。魏相以爲宜稱尊號曰皇考。則皇考乃尊號之稱。非後世所得通用。然沿習已久。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。

治平中。議濮安懿王稱號。學士王禹玉。中丞呂獻可。諫官范景仁。司馬君實等。皆謂宜稱皇伯。此固顯然不可。歐陽永叔爲參政。尤詆之。五代史書追尊皇伯宗儒爲宋州刺史。所以深著其說。然遂欲稱考。則不免有兩統二父之嫌。故議者紛然久不決。慈聖光獻太后內出手詔。令稱親。當時言亦力爭而止。以諸侯入繼。古未有也。自漢宣帝以來。始見之。魏相以爲宜稱皇考。此固亡乎禮之禮。而哀帝稱定陶王爲恭皇。安帝稱清河王爲孝德皇。則甚矣。禮以王以皇。以顯冠考。猶是尊稱。若舉諡而加皇。乃帝號。既不足辨父子。而僭父。此正禮之所禁也。曾子固嘗著議。以爲父沒之通稱。施于爲人後之義。爲無嫌。此蓋附永叔之意。當時羣議既不決。故仍舊但稱濮安懿王。蓋難之也。

皇祐治平。天下財賦。歲入皆一億萬以上。歲費亦一億萬以上。出入略相當。景德官一萬餘員。皇祐治平加二萬餘員。景德郊費六百萬。皇祐治平加一千萬以上。二者皆倍于景德。元豐中。曾子固嘗請欲推考所從來。悉爲裁損。使歲入如皇祐治平。而祿吏奉郊之費同景德。止二者所省已半。以類推之。歲入以億萬爲率。歲但省十之一。則三十年。當有九億萬。遂可以爲十五年之蓄。議格不行。此雖論其大約。

未必盡然。要之言節用。似當略倣此。可以得實效。愈于毛舉目前瑣碎。徒爲裁減之名。而訖不能行也。仁宗慶曆初。嘗詔儒臣檢討唐故事。日進五條。數喻近臣。以爲有補。其後久廢。元祐間。蘇子容爲承旨。在經筵。復請如故事。史官學士採新舊唐書諸帝所行。及羣臣獻納。日進數事。因詔講讀官遇不講日。各進漢唐故實三事。子容仍於逐事後略論得失大旨。當時遂以爲例。

漢廷臣既皆欲止稱皇伯。歐陽文忠力詆以爲不然。因引儀禮及五服勅云。爲人後者。爲其父母服。則是雖出繼。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。是以漢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稱皇考。時未能難之者。雖司馬君實。在諫院。獨疏之云。爲人後而言父母。此因服立文。捨父母則無以爲稱。非謂其得稱父母也。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。以爲皆不識文理。若宣帝承昭帝之後。以孫繼祖。則無嫌。故可尊其父爲皇考。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。光武起布衣。雖名中興。與創業同。使自立七廟。猶不爲過。況但止稱皇考。今上爲仁宗子。而稱漢王爲皇考。則置仁宗何地乎。文忠得此。亦無以奪之。謂稱皇伯不然。君實雖辯之力。然無據依。亦終不能奪文忠也。

故事。宰相食邑滿萬戶。始開國。賈文元罷相。知北京。未滿萬戶。以出師佐平具州功。特封安國公。其後以武勝軍節度使入爲祥源觀使。留京師。請還節。仁宗特置觀文殿大學士。寵之。觀文有大學士。自文元始。蘇子容挽辭。所謂大邦開國賞元勳。祕殿升班寵舊臣是也。

故事。臺官皆御史中丞。知雜與翰林學士互舉。其資任。須中行員外郎以下。太常博士以上。曾任通判。人

未歷通判，非特旨不薦，仍爲裏行。此唐馬周故事也。議者頗病太拘，難以應格。熙寧初，司馬君實爲中司，已請稍變舊制。及呂晦叔繼爲中司，遂薦張戢、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。旣而王荆公驟用李資深以秀州軍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，權監察御史裏行，命下。宋次道當制，封還詞頭，已而次命李才元、蘇子容皆不奉詔，蓋謂旋除中允而命，猶自選人而除也。三人皆謫，卒用資深。近歲有差遣合用京官，特改官而除者，自資深始也。

國朝經筵講讀官，舊皆坐。乾興後始立，蓋仁宗時年尙幼，坐讀不相聞，故起立欲其近附。後遂爲故事。熙寧初，呂申公、王荆公爲翰林學士，吳冲卿知諫院，皆兼侍講，始建議以爲六經言先王之道，講者當賜坐。而復請行故事，下太常禮院詳定。當時韓持國、刁景純、胡宇夫爲判院，是申公等言。蘇子容、龔鼎臣、周孟陽及禮官王汾、劉敞、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曰侍，蓋侍天子，非師道也。且講讀官一等侍讀，仍班侍講上，今侍講坐而侍讀立，不應爲二。申公等議遂格。今講讀官初人皆坐，賜茶，唯當講官起就案立，講畢復就坐，賜湯而退，侍讀亦如之，蓋乾興之制也。

邢昺自翰林侍講學士以工部尙書知曹州，仍舊職。翰林侍講學士外除，自昺始。張文節公知白求罷參知政事，以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讀學士，知天雄軍。翰林侍讀學士外除，自昺始。昺班翰林學士上，從其官也。

石林燕語卷之二

周官坐而論道。謂之王公者。非人臣也。王乃天子。公五等諸侯。自三公而下。皆卿大夫爾。古者以六卿兼三公。通謂之卿。唐制宰相對正衙。皆立而不奏事。開延英奏事。始得坐。非尊之也。蓋以其論事難于久立。本朝范魯公爲相。當禪代之際。務從謙畏。始請皆立。則今經筵官初皆得坐者。非以其師尊之。亦以講讀難久立故也。太祖開寶中。召王昭素講便殿。太宗端拱中。幸國子監。召學官李覺講。皆賜坐。此出一時特恩。非講官例也。應天府藝祖肇基之地。祥符七年。始建爲南京。詔卽衙城爲大內。正殿以歸德爲名。當時雖降闔營建。而實未常行。天禧中。王沂公爲守。始請減省舊制。別爲圖以進。亦但報聞。其後夏文莊韓忠獻張文定相繼爲守。有請。僅能脩祥輝崇禮二門而已。元豐間。蘇子容自南京被召還朝。復以爲言。但請以沂公奏。先脩歸德一殿。約爲屋百間。神宗亦未暇也。至今惟正門以真宗東封回舘駐蹕肆赦觀酺。賜名重熙頒慶樓。猶是雙門。未嘗改作。內中惟有御製詩碑亭二。余爲守時。已將傾頽。其中榛莽。殆不可入也。

元豐官制行。王禹玉爲左僕射。蔡持正爲右僕射。新省成。卽都堂。禮工郎中員外郎迎于門外。僕射拜廳訖。升廳。各判祥瑞案三道。學士兩省官賀于廳上。中丞尙書以下百官。班于庭下。東西向。僕射降塔就褥位。直省官贊揖。臺吏引中丞出班。北向致辭賀復位。直省吏贊拜。僕射荅拜。退卽尙書省。燕侍郎給

舍以上及中丞學士皆與時有司定儀制以聞。禹玉等拜辭。神宗以官名始正。特行之。自後爲相者。初正謝卽辭。例從之。故惟此一舉而已。

元豐官制行。吳雍以左司郎中出爲河北都轉運使。是時神宗方經營北虜。有巡幸之意。密以委雍。乃除直龍圖閣。都司除職自此始。其後文及甫。自吏部員外郎出知陝府。潞公在洛。便養爲請。欲以示優禮。亦除直龍圖閣。郎官除職自此始。皆非常例也。故事。自郎中出入。皆未有□職者。至元祐間。范子奇自左司郎中除河北轉運使。范純粹自右司郎中除京東轉運。皆除直龍圖閣。用吳雍例也。

元豐五年。官制初行。新省猶未就。僕丞并六曹。寓治於舊三司。司農寺尙舊省。及三司使廨舍。七月成。始遷入新省。勝曰文昌府。前爲都省令廳。在中僕射廳分左右。凡爲屋一千五百八十間。有奇。六曹列于後。東西向。爲屋四百二十間。有奇。凡二千五百二十間。有奇。合三千一百間。有奇。時首拜王禹玉。蔡持正爲相。至元祐。紹聖間。二人皆貶。其後追治元祐黨人。呂中。公。司馬溫公。呂汲公。范忠宣。劉莘老。皆貶免者。惟蘇公一人而已。故言陰陽者。皆謂凡居室以後爲重。今僕射廳不當在六曹前。使言于是。都官員外郎蒙安國。自言得唐都省圖。六曹在前。待獻請遷。遂遷舊七寺監。移建如唐制。旣卽其地。步欲速成。將作少監李誠總其事。殺其間數工。亦滅裂。余爲祠曹郎。尙及居之。議者惜其壯麗不逮前也。

契丹旣脩兄弟之好。仁宗初。隆緒在位。于仁宗爲伯。故明肅太后臨朝。生辰正旦。虜皆遣使致書太后。本朝亦遣使報之。猶娣嬪通書于伯母。無嫌也。至和二年。宗真卒。洪基嗣位。宗真妻臨朝。則仁宗之弟嬪。

也。與隆緒時異。衆議每遣使。但致書洪基。使專達禮意。其報亦如之。最爲得體。元祐初。宣仁臨朝。洪基亦英宗之弟。因用至和故事。

禮逮事父母。則諱王父母。不逮事父母。則不諱王父母。鄭氏以逮爲及。識當是有知之稱。舊法祖父母私忌。不爲假。元豐編勅脩假寧令。於父母私忌假下。添入逮事祖父母者。准此。意謂生時祖父母尙存云爾。然不當言逮事。蓋誤用禮之文也。原爲此法者。謂生而祖父母死。則爲不假。存則爲假。所以別于父母也。若謂逮事爲及見之辭。則禮云不逮父母者。今遺腹子固不及見父者矣。而母則安有不及見者乎。法初行。安厚卿爲樞密。適祖母忌。祖母沒時。厚卿纔二歲。疑而以問禮部郎官何洵直。洵直雖知法官之誤。因欲遷就其說。引子生三月而父名之。以爲天時一變。爲有識。欲以三月爲限。斷過矣。今士大夫凡生而祖父母存者。皆告假。從立法者之意也。

唐以宣政殿爲前殿。謂之正衙。卽古之內朝也。以紫宸殿爲便殿。謂之上閣。卽古之燕朝也。而外別有含元殿。古者天子三朝。外朝。內朝。燕朝。外朝在王宮庫門外。有非常之事。以詢萬民于宮中。內朝在路門外。燕朝在路門內。蓋內朝以見羣臣。或謂之路朝。燕朝以聽政。猶今之奏事。或謂之燕寢。鄭氏小宗伯注。以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。爲周之外朝。而蕭何造未央宮。言前殿則宜有後殿。大會殿設于司徒府。則爲外朝。而宮中有前後。則爲內朝。燕朝。蓋去周猶未遠也。唐含元殿。宜如漢之大會殿。宣政紫宸。乃前後殿。其沿習有自來矣。方其盛時。宣政蓋常朝。日見羣臣。遇朔望陵寢薦食。然後御紫宸。旋

傳宣喚仗入閣。宰相押之。由閣門進。百官隨之入。謂之喚仗入閣。紫宸殿言閣。猶古之言寢。此御朝之常制也。中世亂離。宣政不復。御正衙。立仗之禮遂廢。惟以隻日常朝。御紫宸而不設仗。敬宗始復脩之。因以朔望陳仗紫宸。以爲盛禮。亦爲之入閣。誤矣。

唐正衙日見羣臣。百官皆在。謂之常參。喚仗入閣。百官亦隨以入。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。其後不御正衙。紫宸所見。惟大臣及內諸司。百官俟朝于正衙者。傳聞不坐卽退。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。敬宗再舉入閣禮之後。百官復存朔望兩朝。至五代又廢。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。謂之起居。時李琪爲中丞。以爲非禮。請復朔望入閣之禮。明宗曰。五日起居。吾思見羣臣。不可罷。朔望入閣可復。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中興使殿。爲起居。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。爲入閣。訖本朝不改。元豐官制行。始詔侍從官而上。日朝垂拱。謂之常參官。百司朝官以上。每五日一朝紫宸。爲六參官。在京朝官以上。朔望一朝紫宸。爲朔參官。遂爲定制。古者天子之居。總言宮而不名。其別名皆曰堂。明堂是也。故詩言自堂徂基。而禮言天子之堂。初未有稱殿者。秦始皇紀言作阿房甘泉前殿。蕭何傳言作未央前殿。其名始見。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宮名。疑皆起于秦時。然秦制獨天子稱陛下。漢魯有靈光殿。而司馬仲達稱曹操范縝稱竟陵王子良。皆曰殿下。則諸侯王漢以來皆通稱殿下矣。至唐初制令。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。至今循用之。蓋自唐始也。其制設吻者爲殿。無吻不爲殿矣。

本朝未定六參之制。百官日俟朝于前殿者。便殿初引班。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。亢聲唱前殿不